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

第三十六回 玉殿虛無野寺中

老婦人正是黛薇夫人，她頭上受了重擊，湯姆幫著衣紅把夫人扶到床上。衣紅略知一點按摩術，握著老婦的手，在她的合谷穴上用力捏揉。不多時，老婦便悠悠醒來。一見衣紅，大吃一驚，掙扎著想要起身，卻覺得頭痛如刀割，只好又躺下來。衣紅說：「妳好好休養，兩個壞人已經逃走了。」

老婦問：「妳是誰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叫衣紅，湯姆妳是認識的，那位叫左非右，還有兩位追壞人去了。」

老婦環顧室內一片凌亂，傷心地說：「我完了，他們怎能這樣對我？」

衣紅說：「妳應該到城裡住，那裡安全些。」

老婦說：「那裡不是人住的地方！一個人只有十平方公尺！我這麼多珠寶往哪兒放？」

衣紅說：「妳可以交給當局代為保管呀！」

老婦說：「休想！不論死活，我都要和我的珠寶在一起！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我們來晚一點，妳就如願了！」

這時文祥和風不懼也回來了，文祥說：「我們走吧！納金高從海底逃走了。杏娃說問題很嚴重，我們得趕回去和黑隊長商量。」

衣紅說：「黛薇夫人可能有腦震盪，要送到醫院去。」

老婦說：「我不去！我寧願死在這裡。」

湯姆這時又蹲在地上，把寶石一粒一粒撿起來。老婦見了，扎掙著起身，叱道：「湯姆，不許動我的寶石！少了一粒我要你的命！」

湯姆站起身來，把手上的寶石往地上一扔，忿忿地說：「誰稀罕了？衣紅家裡遍地都是！我不過看妳病了，好心幫妳收拾而已！」

老婦看了衣紅一眼，說：「不用你幫忙，你們都給我坐下！」

文祥說：「既然妳不願離開，那我們先走了！」

老婦怒道：「我沒叫你們走！誰都不許離開！」說時，似有重物落地，震得粉石紛紛剝離：「就是你們衝進來，害得我來不及把納金高困住。現在所有的出口我都下了千斤墜，要逃是休想，要活命就得聽我的！」

衣紅忙用指語，叫杏娃轉告大家：「她有輕微腦震盪，不要刺激她。先等一下，我有法子脫身！」

文祥只好找個地方坐下，左非右不肯坐，踱到隔壁房間，他東摸西探，發現了一套高功率的無線電設備。那種設備在世紀初是號稱「香腸族」人的最愛，專用來與同好通訊聯絡。想不到這裡也有一台，看起來還能運作，這個高貴的老婦人竟然也好此道。

老婦說：「我冰箱裡有吃的，你們自己去拿。」

風不懼想上洗手間，他四處找尋不得，便又回來，問老婦人道：「請問妳這裡有沒有盥洗室？」

老婦說：「到外間去！我這裡不容臭男人糟蹋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妳為什麼不許我們這些臭男人離開？」

老婦說：「我正在考慮，打算把衣紅留下來作伴。至於你們四個臭男人，看你們壯壯的，說不定可以賣個好價錢。」

左非右在隔壁聽到了，回道：「別為我擔心，我只有五十公斤，不值錢！」

老婦說：「我看得出來，要她一個人留下來，不大容易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妳打算怎麼辦？」

老婦惡狠狠地說：「你住口！這樣叫我怎麼想？」

衣紅溫柔地說：「不用想了，我留下來就是！」

老婦詫道：「真的嗎？妳為什麼肯留下來？」

衣紅說：「為了這些寶石呀！我做夢都離不開寶石。妳看看，什麼祖母綠、貓眼石、橄欖石、藍寶石、紅寶石……都是真的，伸手可及，我怎麼捨得離開？」

老婦笑了：「可惜那三百克拉的鑽石被壞人搶走了，要不然亮晶晶的，更可愛！」

衣紅說：「沒關係，那些鑽石遲早會回來的！」

老婦笑得把衣紅攬進懷裡：「傻孩子，鑽石是不認主人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管它認不認，以往，縱使在蘊藏量豐富的礦場中，採一、一九克拉鑽石要清理九千五百萬磅的物質……」

老婦臉上光輝一閃：「其實也沒那麼多，尤其我們在海底開採。我有四艘深海採鑽船，千萬年來，好鑽石都被沖到海床下面，那裡沙也少，清理兩千磅就可採到四克拉。」

衣紅說：「總之，非取回來不可，我這人是不能吃虧的。」

老婦說：「唔！算了吧！」

衣紅慎重地說：「夫人！妳快把這些臭男人趕走！讓我來陪妳！」

老婦懷疑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為了這些寶石呀！我剛剛不是說過了嗎？」

老婦說：「妳開玩笑吧？現在合成寶石要多少有多少。」

衣紅說：「要就要真品，誰要合成的？」

老婦說：「妳分得出真假？」

衣紅說得斬釘截鐵的：「當然！」

老婦說：「那妳說說看！」

衣紅坐正了，說：「我講個故事給妳聽吧！在這個故事裡，我爸爸是個採玉人，他只要一看石頭的外表，就可以判斷裡頭的成分。我家離緬甸很近，那裡盛產紅寶石、藍寶石、橄欖石和各種玉石。玉其實是一種矽酸鹽，中國人喜歡軟玉，因為易於雕刻，含鐵的顏色帶綠，含鎂的變色較多。另外有種硬玉，又稱翡翠，多含鈉和鋁，顏色變化非常豐富，含鉻的呈深綠色，不過卻不易雕琢。」

老婦點頭說：「玉石我不大懂，但妳說的倒八九不離十。」

衣紅說：「總之，我爸爸找到了一塊玉髓，也就是一種瑪瑙。那塊玉髓在拋光③後，裡面現出了一條金色條紋，很像龍形。在中國，龍代表最尊貴的地位，金龍更是貴重。為了這個價值連城的瑪瑙，我父親把一切都拋棄了，帶著全家人躲到山裡。我不服氣，有了這樣貴重的寶貝，為什麼不用來換取功名利祿呢……」

「不要慌！妳說的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老婦說。

「喔！」衣紅忙解釋說：「我忘了告訴妳，那個我算來應該有八十幾了。拜長生不老之賜，這個我還不到二十，這個故事正好發生在六十年前。」

老婦吃驚地望著衣紅：「六十年前？妳比我出道還早嘛！」

衣紅有點不好意思，繼續說：「是呀，照理我該叫妳妹妹的。可是，讓我講故事嘛！總而言之，我很氣我爸爸，就乘他不注意的時候……夫人，妳知道，不論再嚴密的禁閉，都會有想不到的疏漏，是吧？像這裡，妳是用掌聲遙控的…」

老婦臉色發白，機械般地點頭說：「當然！當然！」

衣紅又說：「所以，我就偷了那個無價之寶，逃了出來。」

老婦問：「那個瑪瑙呢？」

衣紅聳聳肩說：「被我賣了。」

老婦又問：「那你爸爸呢？」

衣紅兩手一攤，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！夫人，我的故事講完了，讓我陪著妳吧！」

老婦想了想，說：「聽妳這麼一講，我頭也不痛了，嘎……」

正在說時，隔壁房間突然傳來呼叫聲：「我是百慕達三角，我是百慕達三角，有沒有人聽到，請回話，請回話！」

老婦人精神一振，對眾人說：「我剛才只是開玩笑的，不要認真，現在我有事要辦，你們請吧！」說罷，不知她做了什麼動作，只聽得絞鍊軋軋作響，千斤墜似乎升起來了。

衣紅指指四個臭男人，說：「妳是指他們吧？」

老婦人說：「我還敢留妳嗎？不過，我倒想知道一件事，妳說的故事有多少是真的？有多少是假的？」

衣紅意味深長地說：「妳總相信妳的寶石是真的吧！這個故事保證是真的，保證和這些寶石一樣真！」

五個人走出珠寶店，風不懼對衣紅說：「我認識妳很久了，當然知道妳說的是假的，是為了讓我們……」

衣紅堅決地說：「不，我說的都是真的，沒有一句假話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是說真的，我很佩服妳說謊的本事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沒有說謊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妳還說沒有說謊？」

衣紅說：「真的！我絕對沒有說謊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算了吧！妳用計逃出她的魔掌，說一兩句謊話也是應該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不懂！我沒有說謊！」

風不懼急了：「衣紅，這是什麼玩笑？」

衣紅正經地說：「我也沒有開玩笑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妳是怎麼搞的？妳有八十歲了？妳爸爸是採玉人？」

衣紅眨眨眼，說：「當然不是！」

風不懼難得生氣，臉色凝重地說：「那妳說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到底有沒有注意聽？我說得非常清楚！我講了一個『故事』給她聽。這原來是一部電影的情節，我照實陳述，保證一句『謊話』都沒說！」

文祥正要召車，黑金剛有影音傳來，他一開口就說：「怎麼搞的，螢幕上黑漆漆的，什麼都看不到，哪裡又故障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在紐約地下幾十公尺，只能用夜視鏡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怪不得，我還以為你們羨慕我，也都染黑了！」

「我們就是太羨慕你，燈光都嚇跑了。」

「那就好，我現在還有一個嚇人的消息，威靈頓被打敗了！」

「威靈頓是誰？」

「我們派去落磯山的北美特遣隊隊長！」

「對方有這麼大的本事？」

「他們有核子彈！威脅要同歸於盡。」

文祥嚇了一跳，急問：「核子彈？現在怎麼辦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可能會調我們去支援，姜森的事澄清了，他沒有參加行動，當他瞭解黃道組織要以武力奪權後，他深感遺憾。還有，他兒子怎樣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他表現的很好，納金高在這裡搶了幾公斤的天然鑽石，打算運到火星，做中子石切割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當局已經通知我了，看來這事比核子威脅更大。核子彈誰也不敢用，中子石卻不一樣，很可能會對火星造成巨大的損害。」

文祥說：「納金高是從海底逃脫的，當局正在全面監視中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這就是他們高明之處，但他們總是要上岸的，你們先回來再說吧！」

通話完畢，文祥問：「杏娃，車子呢？」

杏娃卻說：「大家快靠近文祥，我感到磁場有強烈變化。」

眾人趕緊靠向文祥，只有湯姆，在他們通話時，一個人走到街道的另一邊去了。這時空氣中飄散著一股腐屍的氣味，四周的景物，在夜視鏡下，也不斷地變形。彷彿有一股莫大的壓力，正從四面八方逼來，將物體的形狀都扭曲了。

衣紅想拉湯姆回來，她往前走一步，這才發現眼前的一切都在變形，她急得大叫：「湯姆！快過來！」

這時，連聲音也像擰毛巾一般，音波在擠壓中點點滴滴滲出。衣紅的叫聲像空谷回音，斷斷續續地顫抖著，緩緩地拖曳著。漸漸的，連意識也模糊起來了，渾身懶洋洋的，人也恍恍惚惚地進了夢鄉……

湯姆身體一軟，如同燒熔了的蠟燭，歪歪扭扭地癱在地上。

「你們怎麼了？腦下垂體分泌了大量的多啡命！」杏娃也發覺不對了。

「我……很睏……」衣紅努力地張大眼睛。

文祥精神不濟，心裡卻很明白。風不懼雖然站著，但已經是半睡眠狀況。左非右則搖頭晃腦，面帶微笑，早進入夢鄉了。

「衣紅！振作些，我已經給你們增加血醣了，可是氧氣嚴重不足！」

「我……沒有……呼吸……」

「瞧！我分析出來了，這是沼氣！快進車裡！」

那部勞斯萊斯立即出現，衣紅早已四肢乏力，只是拼命掙扎，自言自語想保持清醒。一見到汽車，衣紅拼命振作，她開了門，把幾個人一一拖進車內。對了，還有湯姆，她又強打精神，奮力往前走，連拖帶抱地，把湯姆也拉進車內。幾個平日英雄氣盛的勇士，這時一個個睡得像小嬰兒……

突然一陣爆炸，一股清新的氣流鑽進肺裡。衣紅猛然驚醒，這才發覺自己倚著車門睡著了，剛才那些只是一夢。

杏娃說：「我臨時炸了一個洞，借點新鮮空氣，快上車！」

衣紅抬頭一看，頂上出現一個透光的小孔，光柱中有無數黑絲逡巡旋轉，就像仙女披著輕柔的黑紗，在聚光燈下蹁躚飛舞。看著看著，衣紅的眼皮又重了，天幕落了，仙曲隱了，衣紅也走進了黑暗……

又是一聲爆炸，這次文祥也被驚醒了。他雖然神智迷糊，看到汽車就在身旁，勉力開了車門。見衣紅等人都歪歪倒倒地睡著了，他順勢一推，幾個人都倒進車內。

車門一關，自動駕駛即時生效，車子立刻高速衝離現場。

紐約的地下層非常遼闊，有上萬平方公里的面積。它的路面原本就寬敞平坦，電腦城的基準線是海拔五十公尺，凡在基準線以下的路面大抵都保持原狀。車子一衝就是幾公里，這一帶空氣正常，不久，四個人慢慢清醒了。

「湯姆呢？」衣紅一睜眼，發現湯姆不在車上。

「糟了！我把他給忘了！」文祥一怔，記起剛才的情景，忙說：「杏娃，快回去，湯姆沒上車。」

「剛才沒有機會，這次我先把車體放大，多裝點新鮮空氣，切記！下車救他時，要屏住呼吸，動作要快！」杏娃說罷，車體果真連續放大，看來幾十個人都坐得下。

大家談起方才的經歷，猶自心有餘悸。衣紅更是咬牙切齒，居然連她的毅力也被打敗了，而且還敗在名不見經傳的沼氣之下！

在車燈照耀下，遠遠已經見到一團濃濃的黑氣。它好像有靈性，一見燈光就向內退縮，愈退愈小，最後縮到房子大小，剛好把地上的湯姆罩在其中。

車子一直開到那團黑氣正前方幾十公分處停下，文祥發現那股黑氣上面，竟然凸出了一團人頭。

衣紅見黑氣阻路，忙對杏娃說：「再往前開一點，黑氣罩住湯姆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在自動駕駛下，車子不能觸及任何形象，妳可以改為手動。」

衣紅一看，那些排擋、油門、煞車之類的附件，她一個都不認識，便問道：「有誰會開車？快來幫忙！」

每個人都傻了眼！文祥問杏娃：「湯姆有生命危險嗎？」

「我們給他加了生理維護，只要在五分鐘內救過來，就不礙事。」杏娃說。

「教我們開車要多久？」

「笨人要三個月，你們只消十分鐘！」

「十分鐘？來不及了，我下車去看看！」

文祥打開車門，發現空氣正常，顯然只是黑氣在作祟。哪曉得他腳一落地，那道黑氣立即迎面撲來。文祥嚇得馬上退回車內，黑氣也回復原狀。

文祥大駭：「杏娃，那是什麼東西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沼氣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等我屏住呼吸試試看。」

左非右伸出手，說：「你拉住我的手，一個不對我就拉你回來。」

風不懼便拉著左非右的右手，小小心心地跨出車門，果然那股黑氣立即捲上。風不懼屏住呼吸，奮力前進。他試了試，發現那團黑氣濃得像稠膠，讓人睜眼不能見物。就算衝進去了，也不知道湯姆倒在哪裡。

風不懼又取出電極棒，不料青白色的電弧完全起不了作用，只不過把黑霧照得更加詭譎。看這情勢，噴膠更是免了，萬一噴在湯姆身上，救人反而成了害人。

不得已，風不懼想回頭，那團黑氣卻死纏不放。他全力奮進，左非右也拼命地拉，直到文祥、衣紅也加入拉拔戰，這才把風不懼拉回車上。衣紅特別小心，東聞聞西嗅嗅，發覺車中沒有異味，才寬了心。

「好厲害！杏娃，妳看見沒有？」風不懼心有餘悸。

「無形無質的東西才可怕，既然有形有質，文祥可以用佛珠的保護功能，直接衝進去，絕對不會有問題。」杏娃說。

文祥略事禱祝，身邊升起一道淡淡的佛光，他跨出車外，緩緩向黑氣走去。那黑氣依然襲捲而上，這次卻失去了黏滯力，文祥輕輕鬆鬆地往前走，見湯姆就躺在前面不遠的地上，文祥彎身將他抱起，安全地救回車上。

那道黑氣倏然一扭，竟變成一個粗壯的黑人。黑人寧笑道：「果然有兩把刷子！不過我已經佈下天羅地網，不相信你們還逃得掉！」

文祥說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鬼不像鬼，人不像人！」

黑人說：「連我都不認識，還敢來這裡撒野？老實告訴你！我人在千里之外，只利用小小的電場，就把你們打敗了！還不快給我滾！紐約地下城是我的勢力範圍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只是路過此地，怎麼得罪你了？」

黑人說：「路過？路過就這樣耀武揚威？黛薇夫人在我的保護下，你們膽敢欺負她，還說沒有得罪我！」

衣紅理直氣壯地說：「現在是電腦時代，哪有什麼勢力範圍的廢話！」

黑人哈哈大笑：「電腦？那種廢物只配管地上的活死人！我才是真正的主宰，我掌管所有地下的死活人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說大話！」

黑人說：「我說的是實話，普天之下，有光明就有黑暗，有上帝就有魔鬼。既然有了電腦，就必然有我這個地獄王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現在才知道，只要有權有利，就有人要爭要奪。不要說人間了，連地獄裡也爭奪不休！」

黑人說：「小姑娘妳懂什麼？我們這算什麼爭奪？妳是沒進過天堂，那裡才真叫清算鬥爭，勝者生存，敗者絕滅！人間、地獄不過是小巫吧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騙人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黑人說：「小姑娘，用用腦筋吧！這麼多小巫換來換去，總難免有成有敗，是吧？可是天堂中億萬年來，只有一個大巫——上帝！我看若不是沒有人上得了天堂，就是鬥敗的都被貶到地獄去了，所以天堂中只有一個獨夫！」

衣紅強辯道：「不通！難怪你只配留在地獄。」

黑人怒道：「不通？小姑娘，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人敢說我不通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通就是不通！你既然要充地獄王，總要有地獄、也有王道罷！不然，那和你說的獨夫有什麼分別？」

黑人搖搖頭：「這套說詞對我無效，我不爭什麼令名，我只要權利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是在談權利呀！你以為我在談什麼？既然要爭要奪，總有個遊戲規則吧？否則小巫隨時被偷襲，遲早被砍成小鬼！」

黑人說：「當然有規則，那就是力量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一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，要集合眾人之力，要利用眾人之心！話說回來，要讓別人做牛做馬，做鷹做犬，總要人五體投地，心服口服吧！」

黑人說：「有理！我當然會讓妳心服口服！」

衣紅又說：「如果人人爭權奪利，沒有例外，那就無所謂爭權奪利了。」

黑人想了想，說：「有理！那麼天下一定有不爭權奪利的人！」

衣紅說：「答對了，多的是。」

黑人說：「口說無憑，我沒有見過！」

衣紅說：「所謂不爭權奪利，有兩個判斷準則。一是做與不做，二是該與不該。排列組合起來有四種，做該做的；不做不該做的；做不該做的，不做該做的。同意吧？」

黑人又想了想，說：「同意。」

衣紅說：「做不該做的是為了爭權，不做應該做的可謂奪利；做該做的，不做不該做的，則不能說是爭權奪利。」

黑人說：「欣然同意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麼你見到了，我們就是。」

黑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是嗎？我怎麼看不出來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出題目吧！真金不怕火煉。」

黑人不肯上當，說：「是又怎樣？不是又怎樣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不過是君子之爭，哪有怎樣不怎樣的？」

黑人說：「我是小人，我有條件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說！」

黑人說：「如果你們真能做到不爭權、不奪利，我就承認有人上得了天堂。否則，你們得給我做奴隸！」

衣紅說：「沒問題！」

黑人說：「還有一點，我知道你們有電腦撐腰，所以我們事先約定，除了你們目前的能量水準，不得再增加。只要一天之內經得起考驗，就算你們贏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一言為定！」

黑人懷疑道：「妳能代表他們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湯姆不算，其他人我可以代表！」

黑人說：「他們沒說話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心意相通，又不爭權奪利，哪用得著說話？」

黑人放聲大笑，說：「是你們自己把橋燒了！」

衣紅不解：「什麼把橋燒了？」

左非右解釋道：「那是『番話』，自斷後路的意思，我們稱『義無反顧』！」

黑人又笑著說：「妳不覺得上當了？」

衣紅說：「為所當為，上什麼當？」

黑人挑釁說：「這樣的賭法不公平呀！」

衣紅不上當，說：「爭公平和爭權利有什麼分別？」

黑人說：「好！好！不爭就好！」

衣紅說：「拜託你了。」

黑人訝異地說：「拜託我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原來就是我們的本分，拜託你監督我們。」

黑人這才曉得燬了誰的橋：「嗯！想利用我來修行！好，你們聽說過百慕達三角吧？那裡就是我的大本營。眼前的問題是，納金高在我朋友那裡，一個海底水晶宮，我已叫人把他強留下來，正要找他算帳，你們去是不去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去！只是這與湯姆無關，請讓我們先送他回去吧！」

黑人縱聲狂笑，笑聲尚未停歇，眼前突然一片光明，汽車連五個人已經身在一座一碧萬頃的水晶世界中了。

這裡四面與上方連成一個龐大無匹的水晶圓罩，把厚重的海水隔在外邊。從晶罩之內往外看去，罩外處處是高低起伏的珊瑚礁，遍生海藻、海葵、海綿、海星等色彩亮麗的動植物。各種成群結隊、奇形怪狀的魚介，七彩斑斕，悠然游弋其間。偶有魚兒游近晶罩，就像在放大鏡下一般，巨吻一張，頗有吞舟的氣勢。

晶罩之下又是一番景象，一片幾十公頃大的花海，雜彩交錯成章，無風自搖。海水是藍中帶綠，在陽光下聚波成形，中央形成一條條盪映晃漾的金線，被片片藍光簇擁著，不斷地扭擺游走。花色倒光流影，映著藍晶黛玉，更顯意趣橫生。

罩中正下方是一個巨大的莊園，一色拉丁風味的建築，零零落落約有數十戶人家，遠望有如精緻玲瓏的玩具。在一片碧綠中，那紅頂黃牆分外醒目。

文祥曾被大法王挪移過，倒是十分篤定，其餘諸人莫不大呼小叫。左非右立刻向杏娃求證：「這是真的嗎？是不是幻境？」

「是真的，你們現在在大西洋海底，大陸棚架上。」杏娃說。

衣紅說：「妳為什麼讓他把我們攝來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有言在先，要賭什麼爭權奪利，我不能做不該做的事呀！」

衣紅揶揄道：「我就知道，妳早就不想聽我的指揮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妳怎麼知道以前我聽妳的指揮？」

文祥說：「別鬥嘴了，衣紅這個題目出得很險，如果地獄王真要找碴，現在我們該走不走，也是個小辮子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該說而不說呢？該爭而不爭呢？」

黑人的聲音由遠處傳來：「說得不錯，可是我們這種真小人不搞小動作。」

說罷，身後砰然一聲巨響，震得地面顫動不已。眾人急忙轉頭一看，前面一里處的晶壁無端決口，一道水柱由外傾瀉而來。文祥不假思索，立刻叫聲走，汽車如飛般掉頭向前疾駛。那決口約有半公尺直徑，顯然水壓極大，這一剎，地上積水已有十幾公分。車子逆水而行，水花四濺，激水躍洞狂噴，車子被沖得反而不住地後退。

文祥大叫：「杏娃！衝上去！用車子堵住洞口！」

但見車體飛起，迎向洞口，車身突然縮小，飛箭一般倏地朝那洞口衝去。堪堪射入，旋即暴脹，車頭洞口恰恰嵌合，流水立止。

五人一車就像懸在半空的巨型燈泡，上不得也下不得。

自從醒來以後，湯姆就一直以為自己仍在夢中，這些情節新奇至極，令他眼花耳熱。這一下挑在半空中，東張西望，他反倒弄清楚了。他對衣紅說：「我早知道你們不是普通人，請妳收我做學生吧！我要學這些本事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沒有什麼本事，這都是電腦當局的能力。」

湯姆說：「不可能，姜森說電腦是笨蛋！」

衣紅說：「小時候誰不是呢？然而電腦也在成長呀！」

湯姆說：「我可能有這種本事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是有條件的，要沒有私心，不畏生死，勇於負責。」

湯姆想了想，低頭不語。

文祥說：「我們不能永遠卡在這裡吧？」

左非右東望西眺，突然發現遠處莊園有團火光閃爍吞吐。他說：「快看！那邊失火了，趕快下車，看誰先跑到？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快想想辦法，用什麼代替汽車堵住洞口？我們好開過去救火。」

杏娃說：「不可能，那就超出了我們能量的極限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下車吧！快點跑，不然來不及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還有什麼選擇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只有你的佛珠可以代替汽車，只是那個損失太大了。」

文祥忙把佛珠褪下，問杏娃：「怎麼代替法？」

杏娃說：「只要往洞口一丟就可以了。」

衣紅歉疚的說：「文哥，對不起，這個賭注真大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，該捨的就要捨！」

衣紅嘴一嘟：「你是說，連我也在內嗎？」

文祥歎口氣，說：「妳真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妳這不是提醒地獄王了嗎？」

衣紅笑道：「你錯了，地獄王是個狠人，他決不會借用別人的點子！」

這會又傳來黑人的聲音：「真好！還有人瞭解我！小姑娘！妳真是做地獄婆的料子。不過你們已經在我掌心裡了，還逃得掉嗎？」

文祥把佛珠往洞口一丟，口中唸聲「阿彌陀佛」。只見光華一閃，汽車騰空落地，洞口卻鑲了一圈晶瑩流轉的明珠。

車一落地，文祥立即驅車向那莊園開去。一路駛來，兩旁景物真是聞所未聞，一塊塊巨石似玉如金，隱隱可見點點閃光浮動其中。石縫中琪花瑤草，各綻英姿。尤其在水晶流光下，虹彩迸耀，處處透著鮮活的變化，真讓人目為之奪。

這還不說，草叢中竟有幾對玉兔出沒，紅睛雪被，見人不驚。

湯姆看得心花怒放，大叫道：「停一下，我要捉兔子玩。」

衣紅說：「湯姆，兔子不是給人玩的。」

湯姆負氣說：「妳和姜森一樣，這不許，那不許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難道長不大？總該有點責任心吧！」

湯姆說：「妳管我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要跟我們來，就要聽我們的！」

湯姆說：「那妳放我下去，我不稀罕跟妳們！」

衣紅說：「好，等我們把事情辦完了再說。」

湯姆站起來，怒氣沖沖地說：「現在！我要下車！」

衣紅不耐煩地說：「你給我坐下，我們先去救火！」

湯姆拳頭一握，說：「憑妳？」

衣紅氣起來了，大聲說：「我怎樣？你真該好好管教！」

湯姆啐道：「妳敢？婊子生的！」

風不懼一句話也不說，舉起噴膠器往湯姆身上一噴，立刻綁成一粒洋粽子。湯姆還要叫罵，風不懼再往他嘴上一噴，算是貼了一層膠布。

除了衣紅還看了他一眼之外，其他人根本不加理睬。不多時，車子已離莊園不遠，細看那紅火，才發現竟是園裡一個巨大的朱紅珊瑚，在晃動不已的光影下，若不仔細分辨，遠遠看去，真恍如熊熊巨火。

車在莊園門前停下，有五個人已在門口相候，為首的是位中年紳士，西裝革履，氣派非凡。他旁邊各有一位年輕女士，碧眼金髮、曲線玲瓏。女士兩側則分別是一位驍勇的大漢，和一位瘦乾的老者，後者目光炯炯有神，身穿魚皮短褲，看上去有點不倫不類。

衣紅第一個下車，文祥等人隨後。那中年人向前跨一步，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叫羅貝特·卡洛，這位是賤內洛麗塔，這位是小女莉娜。那位胡安達·貝比多，是我們的總管。這位老先生和你們一樣，也是貴客，他是百慕達三角的總管，費希曼。」

衣紅等人也一一自我介紹，衣紅又說：「我們車上還有一位朋友，他不方便下來，尚請原諒。」

羅貝特說：「我們不多客套，你們的來意我已盡知，請開出條件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？我們沒有什麼來意，是被一位自稱地獄王的黑人搬移到這裡……」

羅貝特聽得神色大變，向後退了兩步：「地獄王？天哪！」

費希曼也面帶驚愕，急問道：「地獄王？一個黑得沒有一點反光的人？」

衣紅點頭說：「是的。」

費希曼說：「你們見到他了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。」

費希曼說：「奇怪？你們怎麼讓他現形的？」

羅貝特噤戰地問：「他……他是怎麼說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正在捉拿一位叫納金高的罪犯，可能是我們機器噪音太大，地獄王就出現了，他說紐約地下城是他的勢力範圍，不許我們侵犯。他和我們打賭，接著就把我們挪移到這裡了。」

羅貝特面色如灰，連呼：「完了！完了！」

那母女兩個早已相擁而哭，只有胡安達說：「怕什麼？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！這麼多年的經營，我不相信我們還鬥不過他！」

羅貝特苦著臉說：「胡安達，你有所不知。唉！這樣說來，我們都是應劫之人。既然如此，先進去再從長計議吧！」

眾人陸續走進一棟由黃水晶雕製而成的拉丁式建築，這房子平頂鑲邊，窗台外有雕花欄杆，牆壁厚重堅實。黃水晶是半透明的，有兩向反光的特性，從一個角度看是堅實的金色，換一個角度，又如同凍石般柔順雅緻。雕花欄杆由金絲鑲成，上有各式玫瑰，中嵌寶石，華貴亮麗，巧奪天工。

最引人的還是室內那平鋪地面的水晶，自然的三方晶結構紛陳，每個角度都有不同的彩色熒光，令人目泛流輝，不能自已。

僕從早將茶水準備妥當，招呼大家就坐後，羅貝特便向一僕人說：「請納金高先生出來。」又對衣紅等人說：「相信貴客看在本人的薄面上，暫時不要為難他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捕捉納金高是一回事，來此叨擾又是另一回事。如果納金高先生想藉機逃走，為了責任，得罪主人也在所不惜了。」

羅貝特面容一正，慎重地說：「我保證納金高絕不可能逃走，原因很簡單，今天在座諸位，包括敝莊一百多名男女老少，沒有

一位能夠活到明天！」

文祥說：「羅貝特先生把生死看得太嚴重了吧！」

羅貝特與費希曼交換了一個眼色，說：「狠話誰不會說呢？問題是，我們現在活得好好的，說不定下一秒鐘，魂魄就不知所終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只憑這一句話，地獄王就佔盡了先機。因為『現在』不存在……」

「什麼叫現在不存在？」費希曼問。

「現在只是一種過渡的感覺，由過去渡到未來，沒有人能理解現在。因為每當人要剖析『現在』時，現在便成了過去。」費希曼微微點頭，文祥又說：「人的存在，只是對過去的認知，沒有過去就沒有『我』……」

「為什麼？」費希曼又問。

「沒有過去存留下來的身體，『我』無處可居，就不能稱做存在。再說，沒有過去存留下來的經驗，『我』也不知什麼是『我』。」文祥停了一下，無人有異議，他又說：「未來也來自過去，所以未來並不存在……」

「不要慌！慢慢說！未來來自過去是理所當然的，怎麼就不存在了呢？」羅貝特振振有詞地說。

文祥說：「你說，未來在哪裡？」

羅貝特說：「未來還沒有來，誰知道在哪裡？」

文祥說：「因此，你就有了生死的妙論了！」

羅貝特說：「生死是人生大事，不是妙論！」

文祥從桌上取了一個小巧的貝殼，握在手上說：「這樣說罷，我手中捏著這個貝殼。現在你看不見，要在未來，等我張開手掌時，你才看得見，同意吧？」

羅貝特說：「是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手裡的東西，不是來自沒人知道的哪裡吧？」

羅貝特說：「同意！但在你還沒張開手之前，我不知道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只能說，人的立場及認知有限，所知不多！」

羅貝特說：「同意！」

文祥說：「從時間上來說，下一秒鐘還沒有到，是吧？」

羅貝特點點頭說：「是的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對下一秒的認知，來自能量的變化，對吧？」

羅貝特說：「這是物理常識！」

文祥說：「這些變化的能量，在下一秒鐘之前，又在哪裡呢？」

羅貝特不是個笨人，他曾是名噪一時的建築師，能夠建造這座水晶宮就可想見他的能耐。他聽了文祥的問話，心神猛然一震，站起身來，大叫說：「是呀！能量不滅！一直存在宇宙中呀！那麼未來確實已經來了！如果是這樣，時間又是什麼呢？不過是能量變化的單位！從哪裡跑出時間這種奇怪的觀念呢？這麼說來，我只是能量變化的過程，從一段變到另一段，又有什麼生死呢？」

洛麗塔眉頭一皺：「親愛的！我們命在旦夕，你不快想辦法，胡說些什麼？難道嘴裡說沒有生死，你就能不死了？」

羅貝特被他妻子一問，思緒斷了，說：「什麼能死不能死？」

這時納金高畏畏縮縮地從裡間走出來，他看上去只有二十多歲，但是滿面風塵，目光閃爍，一副鬼頭鬼腦的模樣。

胡安達早就聽不下這些生死的哲學，一見納金高便大聲說：「納金高，過來坐，這些客人都是朋友，不要怕。」

費希曼說：「納金高先生本來要走了，我的老闆叫我把他留下來，至於是什麼原因我就知道了。」

文祥問：「你的老闆是誰？」

費希曼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他很神秘，平常只用電話和我們聯絡。」

文祥問：「電話？現在還有人用電話？」

費希曼聳聳肩，說：「是的，奇怪吧？連影音都不用，聞其音而不見其形，有權有勢的人經常這樣，讓人莫測高深。」

羅貝特說：「既然地獄王出面了，我不坦白也不行了。這人號稱復仇天使，只要現身了，一定會揭露一樁駭人聽聞的懸案。剛才我們系統預警，說水晶層破了一個大洞，馬上又修補好了，這種事只有地獄王做得到，是他在警告我。緊接著你們就出現了，所以我以為你們是地獄王派來的。」

「老實說，我建造這個水晶宮，就是為了躲避他。幾十年來風聲鶴唳，我知道遲早會有這麼一天。現在，他果真找來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準備好了。這事完全是我不對，與其自責自咎，當著各位的面，不如光明正大地說出來吧！」

羅貝特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，繼續說：「這話要說到四十年前，那時我才二十出頭，從事城鄉建設。因為新時代的來臨，人類居住環境有了極大的變化，我剛好趕上這股大潮流，一切順心如意。」

「不可避免的，我愛上了一位非常非常美麗的女孩，她叫……丹妮……」他心虛地望了洛麗塔一眼，嚥了嚥口水，還是決定實話實說：「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，我也不相信有人承擔得起這麼深重的痛苦。文先生說得不錯，其實我早已死了，活在這裡的，只是一個過去的陰影！」

洛麗塔溫柔地靠著他，羅貝特眼中泛著淚光，激動地拉起她的手，吻了又吻。沒有人開口，大家靜靜聆聽這段公案。

「丹妮的美麗，只可以用無可比擬來形容，她所到之處，不論男女，沒有一個人的眼光可以離開她。她的面龐、身材，是全部女性綜合的結果；她的態度親切真誠，就像自家的姐妹；她既聰慧又活潑，變化萬千，永遠有讓你出乎意料的發現。」

「當然，圍繞在她身邊的護花使者，可以說多如天上的星星。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工程師，除了把她鐫刻在心底之外，從來沒有溢出一分幻想。」

「可是，人生不是你我所能決定的，在一個雷雨交加的深夜裡，我凝視著一張我給她偷拍的照片，腦海裡突發奇思。我想像她在原野中，渾身濕透，寒冷無助，我應該去救她。當然那只是幻想，只是，即令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我的心卻在煎熬。終於，我實在忍不住了，把照片攥在口袋裡，開著汽車，漫無目標地在街上亂逛。」

「那天的雷雨很特別，銀枝一般的閃電，就在我四周插著。真是奇跡！一個驚雷後，我看到她濕淋淋的、呆呆地站在路旁！我的心跳得比那迅雷還要快，我衝下車去，把她抱進車內！這一定是幻景！可是我非常知足，芸芸眾生，有幾個人能有我這種幸運？把我生命中最珍貴的夢想，溫溫暖暖地擁進了懷中！」

羅貝特的神思回到了遙遠的過去，他伸手把洛麗塔擁進懷裡，閉上眼睛，夢囈一般地說：「我不相信那是真的，我也不希望醒過來，那種甜蜜的幸福，把我的感覺包裹得密不透風。我要永遠保有她，我要永遠停留在這一刻！我願意用自己的性命去換取那一剎幻夢中的永生！」

人人都有一絲不祥的預兆，那種心態分明已是理性失控、迷亂瘋狂了。羅貝特喃喃地說：「我把車開到一座橋上，她看到了我偷拍的照片，我記得她在我臉上深深的烙下了她的唇印。就在那一剎，我一時衝動，猛踩油門，車子衝向橋下……」

沒有人說話，只有沉重的呼吸聲，一雙雙張得老大的眼睛、一股股想要吶喊的衝動。一切都凝固了，宇宙只是一個展覽場，主題是無盡的遺憾。

「爹地！後來呢？」是莉娜急切的關懷。

羅貝特清醒過來，淚珠終於衝垮了四十年堆砌的堤防：「乖女兒，對不起，這件事我瞞了妳們幾十年。那不是幻夢，是真真實實的，她.....她就死在我的懷裡！」

人之所以為人，就是那一分惻隱之心。別人的遭遇，最初不過是自己的認知，久而久之，卻成為自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人需要溝通，就是為了擴大自我的範疇，從而進入人類整體。只要不是太過自私的，往往便能撥動那根人性的心弦，喚起強烈的共鳴。

「不多久，一天，當我正在工作時，來了一幫人，一言不發，把我們的工地搗毀了，幾十個工人都遭毒手，我偏偏毫髮無損。等我回家後，父母兄弟全家被殺，而在我的床上，有一張血跡斑斑的照片，正是我偷拍的那一張！

「我知道，我之所以沒有死，是對方要讓我體驗一下永生的痛苦！我不認命，可是不論我躲到哪裡，總是過不了多久，噩運就接踵而至。我逃到天涯海角，卻逃不出這位復仇天使的魔掌。最後，在一個機緣下，我來到這個海底。我知道海洋是信息的墳場，電磁波一傳到海裡，就被無數的浮游生物吸收了。憑著無比的毅力，我建造了這座水晶宮。再偷偷回到岸上，娶了美麗的洛麗塔，設法埋葬那段過去！

「我想讓那殺我全家的仇人看一看，人是可以得到他所追求的幸福！只是，我的人生變成了兩段，在白天，我充滿自信、意興風發。可是一到晚上，進入夢域，我就完全崩潰了，那種椎心泣血的感受，又有誰知道呢？」

洛麗塔兩眼含淚，緊緊握住他的雙手，說：「親愛的，請不要自責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相信你，不論過去發生了什麼事，你仍然是個正人君子。」

費希曼聽得臉上陰晴不定，他忍耐又忍耐，最後還是長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聽你這麼說，我才明白了前因後果。這樣說來，我才是罪有應得了。你說的丹妮我也認識，那個大雷雨的夜晚，是我把她丟在馬路上的！因為我發現她愛的不是我。我那時從事毒品買賣，在這個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，我就被捕了，坐了十年監牢。」

「出獄後，一個朋友介紹我來負責百慕達三角的海洋公園，我以為是件好差事。不料我這位未曾謀面的老闆把我控制得牢牢的，這個牢獄坐得更久，簡直是無期徒刑。我雖然沒有見過他，聽你這麼一說，我猜也就是地獄王了。他的本領大得不可思議，我逃了不知多少次！有一回我聽人說，他留在百慕達，就是為了監視這個水晶宮！」

哪曉得話聲剛落，突然一陣狂風怒嘯，屋震地搖，房中燈光閃滅不停。但見黑煙由四面八方攏來，在室內旋迴飛翔，屍臭之氣令人噁心作嘔。

衣紅不耐煩地說：「夠了！夠了！你就出來吧！」

一個果真黑得沒有一絲反光的黑人，端端正正的坐在主位上，羅貝特和洛麗塔二人已被推到地下，狼狽不堪地正要爬起來。

屋內人人驚惶失色，亂成一團。只有衣紅等四人端坐不動，他們剛剛領教過，早有心理準備。左非右望著黑人嘻嘻笑了兩聲：「喂！你怎麼這樣黑？一點都不反光？能不能吸收雷達波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這不稀奇，我們家鄉有一種『諸葛墨』，相傳是諸葛亮征南蠻時傳下來的。那種墨是用上好的松木，慢慢地燒成煙製造的，絕不反光。唯一的缺點是我們沒有好膠，只得用豬屁股熬膠，臭得可以，就像剛剛那股臭味！」

黑人大吼一聲：「你們通通給我住口！都是廢話！廢話！廢話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饒了他吧！可憐他擺了半天排場，多沒面子，真是草芥不如！」

黑人說：「人是不如草芥，想想看吧！草芥不會傷人，人卻會！人在斬草除根時，還沾沾自喜說那是有智慧！我憑什麼不能殺人除根？哼！我等了幾十年，就為了今天！為什麼是今天呢？因為今天是我與她的銀婚紀念日！兩位當事人都在這裡，我又請來電腦當局做見證，我要地獄正義大放光芒。」